

歷
代
賦
話

續歷代賦話卷十二

嘉善浦 銑柳愚輯

明

章文懿爲庶吉士時劉定之方教諸士一日以小玉堂
蔬圃詩令諸士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
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
人有羅悲愁羈患貧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堂厚祿身
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
燈詩遂不肯爲蔬入遂謫其節概才識當時以爲第一
也

焦竑玉
堂叢話

楊魯庵守隨掌翰林院院之後有巨柳數章叅天蔽日

民之輸廩米者欲曝于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伐其最
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

勇幢
小品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覽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
賦言不契道乃親更定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
卿等亦撰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詣
東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于其間已而賜
坐勅大官進天厨奇味

玉堂叢話

戴埴鼠璞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騶乃文
王固名虞則虞人之官之說不知永樂二年周王旼于
鈞州而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于文衡宣德四年滁
州來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于朝羣臣皆賦咏之

予觀夏公元吉賦序有曰猊首虎身白質黑章修尾隅
目不食生不踐生與埤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
同則騶虞果有之矣

七修類藁

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頴悟警敏賢而能文宣
宗聞之召至宮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復書楚聲
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
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慚乎子之孝也心悽悽而不
能已兮是則可悼也

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爲何物者知者
又不知始于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鐵崖記里鼓
賦數言通用之辭卽以爲制度又無時與人也殊不知

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造之

見制

三朝志
並全上

滿太僕以忤璫繫請室凡七閱歲五年壬子秋七月廿四夜公將就寢見火光自空墮離地尺許盤旋不已照徹如晝乃作流火賦明年季春有白鶴來止獄中與公伴寢食者久之公又作來鶴賦是歲葉相國向高因聖壽節疏救公在獄案頭鎮紙龜甲忽躍起公意朽甲具生象是生還機也方構靈龜賦而赦詔至公遂出獄

州

府志載滿
太僕逸事

銑按明史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歷三十二年進士天啓二年疏陳時事語極危切尋進太僕少卿奏

魏忠賢激帝怒降旨切責禡職爲民崇禎二年薦起
故官未上卒

衡山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
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
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
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口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千原武
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銜枚
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坐中一客賦
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
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
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

免著迹且燎原事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竝出燦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余謂曰血曰火及十日竝出秦宮延燒皆非佳境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錦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千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醉落英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非佳況當別擬一聯

楊升庵裁
林伐山

洪熙元年正月賜三公及六部尚書天元玉歷祥異賦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于此必應于彼朕少侍太祖每懲以懼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

天府
廣紀

銑按樊深河間府志曰愚初讀律書見私習天文者
有禁後讀制書見仁廟語楊士奇等曰此律自爲民
間設耳卿等安得有禁遂以天元玉歷祥異賦賜羣
臣由律書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憂者深由制書
之言觀之乃知聖人之所見者大 又浙江採集遺
書總錄天元玉歷祥異賦十冊寫本書不著作者姓
名其書考驗災祥各繪圖象下方附朱子及各史論
說有明洪熙御製序

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作金陵三賦以當帝系

明史紀事

陳沂字魯南邯鄲人十歲能詩十二作赤寶山賦傳誦

人口

全上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十二年入史館獻龍馬麒

麟獅子駒虞賦

吾學編

聖天子嗣登寶位越十有二年以所著兩京賦進極鋪張混一之盛創業守成之規上嘉之特賜冠帶俾爲致仕訓導歸老于家

周敘送致仕訓導彭先生序

段正以錦衣籍居京師正爲文敏贈七歲作鸚鵡賦有

奇句由京學生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御史

天府廣紀

嘉靖十年三月建土穀祇先蠶壇于西苑名曰土穀壇

曰帝社帝稷召大學士張孚敬尚書李時至太液池使

中官操舟濟之入見于舊仁壽宮賜酒饌出御製西苑

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曰朕偶有作卿和之乎

敬請上手書併裝成帙名曰詠和錄

嘉隆間見記

何仲默早歲使雲南作渡瀘賦遂不減此

王士禛讀尾續文題絕明

遠燕城賦後

董越朝鮮賦一卷宏治元年越奉使朝鮮國夏五歸命
罄其聞見作朝鮮賦卽白爲注之越字尚矩寧都人官
至南工部尚書諡文僊有文集行于世

讀書敏求記

昔蘇公子瞻賦灝瀨蓋曰江會百川勢易驕逞不先之
以齟齬盡其快銳爲害斯大嗟乎是誠有之夫當國家
豐亨豫大之時必有風靡波蕩之俗使無正人法家出
氣力以扞之則未流有不可救者矣此公作賦之旨也
嘉靖丁酉二月初余將出峽舟過瞿塘春水未生孤根

欲露盤旋其下有感于心作後澠瀕堆賦

陸深後澠瀕堆賦序

兄子士之上大梁也予戒之曰至則求大梁李子書及還李子乃書所著鈍賦焉曰何子其和予篇夫鈍者委時之弗利無如之何欲以藏用而自完蓋獲予志焉讀其辭傷懷慷慨悲之遂抽其緒餘因別爲寔賦繼之書付士使並藏觀覽焉

何景明寔賦序

夫君子矯時獨立斯能挽頽風而歸諸正昔周武王孟津之師諸侯從者八百獨夷齊扣馬恥食周粟子輿氏稱爲聖之清足以廉頑而立懦斯非獨立一時者歟吳隱之處黜生晉之季時尚清談而行多穢螻處默爲廣州刺史酌貪泉以詠志卒之沉香于浦不易其撻指盧

循劉裕爲盜爲篡歸而杜門甘貧不出屹然頽波之表
真不媿夷齊矣蓋夷齊憂萬世無君處默憂萬世無臣
所感不同其清忠不二則一也處默酌泉杜門之心卽
夷齊不食周粟之心歟然則謂處默爲晉之夷齊可也
余乙未夏自滇南歸伏謁祠下時鄉士夫繕公祠新成
少叅袁茂文業記之闡揚清節關於風教甚大予復表
不事二姓之心而賦焉

郭棐石門
泉賦序

佐自幼知讀書十有二而舉子業成乃更學古文辭賦
嘗撰越都賦以擬左思稍長厭其枝瑣乃芟整之更曰
粵會賦避僭也

黃佐粵
會賦序

嘉靖十有三禩歲在甲午仲夏癸巳天子駕幸南宮御

重華殿遣中官召太傅侯勉師保輔臣孚敬暨時冢宰
宗伯鉉與臣承命召入天子曰祀器新成陳諸殿中爾
往敬觀庶協予衷既乃錫燕宮中霑醉而出明日上有
制曰事須有紀然必託諸吟句卿等宜各作一賦命之
曰奉制紀樂用紀厥事臣少保言列在春官兼領學士
謹頓首獻賦恭以應制

夏言奉制
紀樂賦序

嘉靖十四年歲乙未正月二日夜雪詰朝全霽上喜札
諭輔臣暨禮官曰今日正欲與卿等一見但蒙天賜時
玉耳臣言伏讀聖文以時玉名雪實古今所未經道臣
謹恭掇天語作天賜時玉賦一首以獻

夏言天賜
時玉賦序

江文通有綵扇賦首尾衡決訛舛復多夏日枕痾稍爲

補正

楊慎錄
尉賦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人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類祐陵所書既奉旨譔賦垂戒方來臣濂敢忘其固陋譔賦一篇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于正

宋濂奉旨譔
桃核賦序

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通不爲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峭厲嘗負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盼莫能觸懷家贊微羨而廢習優汰

不能自裁日以卑瘠跼然處困啣杯對友引鏡自窺輒
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
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

徐禎

卿新
倩籍

萬歷丙戌禁中重臺瑞蓮盛開上以示臣等既被之聲
歌矣尤以其韻簡而語寂不足揚盛美也乃奉命作賦

郭正域端
蓮賦序

銑按申公時行亦有是賦

徐禎卿字昌穀蘇州人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理
不由教迪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闢晉宋之

藩凌獵曹魏長宿驚嘆稱爲文雄

顧璘園
寶新編

惟武丙子春仲之月上憇乎東城之臺環羅俊彥咨詢
古先既而有進水鳧百餘翼者毛色鮮華羣匹和輯悠
然興夫不忍之心俱放于濠竝舉翺逝于是覽春光之
舒遲樂物性之得遂召奉祠臣周是修賦之臣感君德
之至仁及庶類敢不奉敷休命

周是修放
鳧賦序

石砭海錯也荀子書名紫砭郭璞賦注曰石砭今方言
爲龜腳本草謂之決明此蟲也而類草每春則生華一
名紫蘿字亦從草謝客詩所稱紫蘿畦春流也江淹有
賦未盡體物故爲重構傳諸博物云

楊慎石
砭賦序

叩頭蟲賦者晉傅咸之所作也以其謙卑自牧無往不
利余乃謂士之進退必由禮義而得之不得固有命也

彼之抑首脅息情態可喟殆類夫奔諂酸熱者枉已辱身頗傷志操雖時或有遇非君子砥節之訓矣故反其意述此賦以諷當今之士并以自鑒焉

張之象叩頭蟲賦序

余讀揭文安公所爲幽憂賦爲其友辨謗累數百言既恐不能白于前又恐不能信于後揭文安公真盛德哉今之被謗類是者未聞有一人如文安公者爲之辨古今相去豈遠耶非其知之者寡歟爲賦以解之

楊士奇離譜賦

昔余少讀江淹李白所作恨賦愛其爲辭而怪其所爲恨多闕情問怨其大者不過興亡之運成敗之常而已是何感于情亦奚以恨爲哉中歲以來更涉世故記憶

忠臣孝子奇勲盛事或方值幾會遽成摧毀失之
墜墮而終身曠世不可復得至令人吞聲搥腕而不能
已聖賢不言恨然情在天下而不爲私亦天理人事之
相感激雖以爲恨可也乃效江李體反其爲情以寫抑
鬱而卒歸于正知我罪我皆有所不避云

李東陽擬
恨賦序

昔謝宣城作酬德賦以報沈侯棹自庚子歲被誣繫獄
十年餘自分枯骸永絕人世趙王殿下憫然醵棹四賦
灑以零藻用雪梧臺之寃壬子冬棹旣以上命平反迺
如趙朝謝王哀其窮錫之珍饌內藥寵隆渙翰天日疊
耀方之宣城所感爲德何如然神以理超情以文遣匪
辭之麗斯焉取酬于是因謝名篇聊著鄙賦

盧格酬
德賦序

銑按少樸明太學生有螭螭集五卷幽鞠放招二賦
陳臥子稱其有越石清剛之氣黃梨洲稱其愛書俗
事出其手無弗雅者

書曰詩言志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夫余遨墳典之
圃遊先詰之衢舍魯奚適矣顧衆兆馮生各有攸騫根
柢未定見物斯遷思以纂至人之餘微繕厥初之貞性
是北行而南其轅也必不幾矣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
不亂蓋亦自閑之善策歟雖然土之塊然也入水則淫
膏之澄然也遇炎則沸程伯子之喜獵而復萌于十二
年之後也不見其可恃哉陸行而語人曰善沒善沒無
微也浮江河而不波則真善沒者矣袖手而語人曰奇

勇奇勇無徵也舉九鼎而不碌則真奇勇者矣尸子中
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
心試焉試云者蓋假以自徵者也余故騁辭乎滔蕩之
場肆情于荒唐之域窮態極變嗜慾畢陳明晰者惛眩
貞確者淫放忽忽欲身試焉已廼收其佚思返乎芳躅
澹然無營屹乎其不可移斯以爲定志之章習非吳粵
水亦不可浮也力非賁諸鼎亦不可舉也定志于旣試
之後者君子所以不輕恃也定志于未試之先者君子
所以不輕試也孟陬之旦抽斯言以爲繩余其不摯厲
焉

焉

魏學淵定
志賦序

銑按此吾邑魏忠節公冢子也字子敬忠節死忠子

敬死孝忠孝一門名同岳峙良不愧定志之言矣
崇禎改元忠節次子子一學濂弱冠刺血上書者至
再痛述父兄死于懷寧懷寧始以城旦入欽定逆案
子一自父兄難後不衣帛兼味不觀劇其殫心救時
大略以及書畫精妙直逼唐宋子一降賊受官世以
爲訾常熟顧玉書力辨之曰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
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得當以報國雖有殉節之名
亦同草木腐朽耳于是以身辱僞命托老蒼頭約總
戎唐通赴難而子一身任爲內應期某日以草場發
火爲驗蓋唐爲子一素所心交也凡三遣人而唐不
報知唐已有所屬而事不諧于是子一作絕命詞投

縲而死宏光時羣小當道卒以受僞命爲子一罪而
莫有原其所以死者此千古之恨事也觀王書所言
子一忠孝不愧父兄哉余故錄其語以示世之好議
論不樂成人之美者王書名麟生云

續歷代賦話卷十三

嘉善浦 銑柳愚輯

諸家緒論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摘文體物寫志也
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
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枚榦劉向云
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
士薦之賦狐裘結言掬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
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招字
于楚辭也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
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

斯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
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叩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同其
風王揚騁其勢皋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于宣時校閱
于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
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旣履
端于倡序亦歸餘于總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
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閤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
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于草區禽
族庶品襍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
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
機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

枚乘苑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鵬
鳥致辨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于聲貌孟堅兩都明綸
以雅瞻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甘泉構深瑋之風
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家竝辭賦之流也及仲
宜靡密發端必邁偉長博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勲
于鴻規士衡子安底績于流制景純綺巧擣理有餘宏
伯梗槩情韻不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
觀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辭必巧
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元
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
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

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于

雕蟲貽誚于霧縠者也

文心雕龍
詮賦篇

人之心也發而爲聲聲之出也形而爲言聲成文而音
宣言成文而詩作聖人稽四始之正筆而爲經考五聲
之和鼓以爲樂是故言依聲而成象詩依樂以宣心感
于人神穆乎風俗昭昭六義賦實在焉及乎大醇卽醜
旁流斯微風雅條散故態屢遷律呂脉分新聲間作而
士衡名之體物聊舉于一端子雲語以雕蟲益尊其六
籍降及近世尤尚斯文律體之興盛于唐室貽于代者
雅有存焉可歌可誦以條以貫或祖述王道或褒贊國
風或研究物情或規戒人事煥然可警鏘乎在聞國家

取士之科緣于此道九等斯辨寸長必收其如好高者
鄙而弗攻幾有着而不食務近者攻而弗至若以莛而
撞鐘作者幾稀有司大患雖炎炎其火玉石可分而涓
涓者流涇渭難見曷嘗求備且務廣收故進者豈盡其
才而退者愈惑于命臨淵者鮮克結網入林者可謂无
虞士斯不勤文何以至撰述者旣昧于問趣題品者復
異其好尚繩墨不進曲直終非仲淹少遊文場嘗稟詞
律惜其未獲竊以成名近因餘閒載加研玩頗見規格
敢告友朋其于句讀聲病有今禮部之式焉別析二十
門以分其體勢叙昔人之事者謂之叙事頌聖人之德
者謂之頌德書聖賢之勲名者謂之紀功陳邦國之體

者謂之贊序緣古人之意者謂之緣情明虛無之者
謂之明道發揮源流者謂之祖述商榷指義者謂之論
理指其物而咏者謂之詠物述其理而詠者謂之述詠
類可以廣者謂之引類事非有隱者謂之指事究精微
者謂之析微取比象者謂之體物強名之體者謂之假
象兼舉其義者謂之旁喻叙其事而體者謂之叙體總
其數而述者謂之總數兼明二物者謂之雙關詞有不
羈者謂之變態區而辯之律體大備然古今之作莫能
盡見復當旅次無所檢索聊取其可舉者類之于門門
各有序盡詳其指古不足者以今人之作者附焉略百
餘首以示一隅使自求之思過半矣雖不能貽人之巧

亦庶幾辯惑之端命之曰賦林衡鑑謂可權人之輕重
辨己之妍媸也所舉之賦多在唐人豈貴耳而賤目哉
庶乎文人之作由有唐而復兩漢由兩漢而復三代斯
文也既格乎雅頌之致斯樂也亦達乎韶夏之和臣子
之心豈徒然耳若國家千載特見取人易方登孝廉舉
方正聘以伊尹之道策以仲舒之文求制禮作樂之才
尚經天緯地之業于斯述也委而不論亦吾道之志歟
時天聖五年正月日高平范仲淹序

賦林衡鑑序見
范文正公別集

夫管絃絲而黃鍾闕響下里屬而流徵鬱音豈非易習
者衆托而難能者衆避乎炎漢以還篇什遞著馳情古
律則姓氏連章蜚賦頌者才可屈指而已昔人稱賦

者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斯則攄寫情性罄竭
風標孰踰于此而能者不作作者不工絕代奇音寂寥
嗣響故夫騰譽莚林嘔心篇章者可寘斯與余粵自韶
歲載懷迄今以爲已志未容卽工古人應可商榷手自
歷撰靈均而降計若干首竊嘗沿其本源窮厥枝幹條
流梗概有可敷陳一日裁夫紺絳殊采而槩屬之色夷
沆殊律而同列于音旣由統類難曰異門古人云不歌
而誦謂之賦夫詞非已作春秋列國大夫之賦也體由
自製鄭莊晉薦之賦也皆不歌而誦之義也披閱三百
賦體未昌然遵路之謠兩肩之詠厥緒亦萌是賦者權
輿于衰周而蟬連于風雅莚文志云屈原賦二十五篇

賈傳傳云楚臣被讒作離騷賦史遷亦云懷沙之賦是則屈子諸什皆賦也而或者目連類比物爲賦謳吟情事爲騷粵自何人殊暗厥旨夫騷者憂也又擾動也試釋其義是可以爲篇章之一目乎斯蓋由來之蔽也又頌者賦之別曰特其類四言詩者分路揚鱗不可一儔耳九章有橘頌子淵洞簫孟堅曰頌安仁藉田臧書曰頌昭明日賦是其共出一原同歸一致者也旣達斯旨則遣詞用心略無定式巧心妙手彌可抒長二曰軸夫無心出岫奇形成色衆竅怒號宮商自韻斯則象無常本聲無定曲者也若乃方員分形竹木異類是乃萬物各儔難以相干猶五言之不可爲賦序記之不可爲箴

銘耳胡爲後世辭人疲精賦頌輒乃前者造規繼者蹈
矩互相規倣無復新裁不聞今日之風雲卽是昔日之
貌竹柏清響下與蔓草爭靡剽竊固是卑凡擬議亦是
合轍正須胸馳臆驚不受他人驅策自我抱玉無取效
眉此自漢至今不可多得將是有待豈曰無才三日氣
夫穴蚓哀吟螻蛄長嗟率由氣至而鳴或引之長也作
者氣一不至正使元黃粲爛亦何足賞竊以爲氣厚故
不置氣伸故不住氣旺故不衰氣貫故無迹作者之氣
正可引讀者之氣而使不欲自然行挾風雲字灑珠玉
若乃氣一不至則使讀之者索然自盡聲不能高而氣
不能揚夫離騷連篇豈曰蕪累九歌半牘非是促短篇

或一韻固自昌達句或改韻亦復汪洋斯則氣由胸臆
不開篇章者也他如相如獻弔駿足馳阪勢自千里倏
然駐足怒氣有餘是亦微達斯妙者矣四曰情夫樂者
揮危絃而初未嘖眉哀者撫宮音而自然淚灑故孟嘗
之於邑荆卿之低回談者以爲音之感蓋末矣古人云
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作者要使文生于情自然使
讀之者情生于文詠離騷而涕漣身非遊澤畔也誦天
問而心激目非覩圖畫也情感之也若夫身無疾痛強
效呻吟此如當烈風而談絺綌御朱明而咏含霜耳雖
可傾身故不適後世辭人率皆類此竊以爲習無鬱結
不必抒詞中有徘徊纔御楮墨自然吐言逼真中情妙

達五日神夫靈均抽辭江濱岑寂子虛援毫意思蕭散
皆是神思獨往不以俗物纏心故寓心萬代遊神八方
咸神以靜申思由密致故夫營營胸次汲汲人間者且
不能窺情風景鑽貌草木而况乎語時事論懷抱哉若
乃平子練思十年太冲濡毫一紀斯僅博取充棟漫錄
圖記雖云富才祇是儲寶非神之謂也若夫孤畝麗山
黃鵠高舉龍門百尺溪谷曾波斯並辭采精拔跌宕不
羣筆端有神斯焉其次若乃含筆腐毫應詔成賦遲速
之判也子虛奔星入軒宛虹臨檻三都稽必地圖考必
方紀虛實之分也或模山範水字取連形或清言逸句
悠然天挺鯨約之辨也或卽目會境象臆抽心或蕪累

相仍穢襍無序工拙之殊也是則目寓斯存累牘難盡
者也若乃達斯五秘運以一心然後酌古人之曠真剪
前哲之榛蕪競短長于片言校宮商于全牘凝情屈宋
不數張左下則枚馬無取潘陸巧因思濬奇由情會訐
謨定命雅志願存楊柳依依物色斯貴靈均非乏瓌奇
長卿亦是員麗竊嘗有志未見其人云爾

明陳靖質居士賦選序

統按居士名山毓字賁聞吾邑人幾亭先生之兄也
舉萬歷戊午浙闈第一人工騷賦卒年三十有八所

著有賦畧五十四卷

明史藁藝文志云賦畧五十卷

靖質居士文集

六卷此或卽賦畧之序歟

賦者振拔五言之前嗣風雅而抽聲去古未遙蔚居變

首故獨秀于衆製矣觀其導源性情比興互用六義彰
矣諄復貫珠千言非贅情理罄矣規撫天地聲貌萬物
宇宙脩矣體罔常製句鮮常式變化殫矣四聲靡局八
病匪瑕宮商縱矣範蘇李柏梁之製兼樂府歌行之迹
固知賦也者篇章之象著而謳謠之黃鍾也故知近律
而不知古選者玩汙沱而忘江河者也知五七言而不
知賦頌者是弗炤江之岷山而河之崑崙也粵自靈均
案衍年代作者爭鳴厥體多變若夫以文緯情用物彰
志雅奧婉至多風而可繹詩人之沉摯楚臣之堂奧也
披形錯貌綦態而極妍胎于高唐成于子虛辭人之綺
艷也標劉亮之概雕藻研奇比偶爲工新聲競爽此又

辭人之漫行陸謝江鮑之波漸也大凡賦擅于楚昌于
西京叢于東都沿于魏晉敝于宋萎荅于齊梁迄律賦
興而子遺鮮矣宋偃而元稚又弗論焉當貞元中以昌
黎河東之徒之挺出而韓賦凡淺柳賦摘寂卒不獲浣
汙垢而振麗則可嘆也固知一代雄譔多專而不能通
西京以上無論如黃初之五言唐之古律擅其一隅獨
標當時昭然後世然方員難周修短不掩故八代無文
唐室無賦矣合酌而統體者其諸國朝乎先代之譔罔
弗具獨具矣而亦不至竊私論之文無雄空同弇州者
空同掩秦漢之迹弇州視歐蘇姬其純暢而革其蕪弱
然如昌黎者能乎未能也詩無踰獻吉于鱗獻吉絜長

少陵于麟貌東西京建安而速肖之遂少陵乎東西京
建安乎賦無右獻吉次稷述征省愆繩武九章次梗龔
楚八代而竝駕之然李局而不盡變盧善爲摹而不能
自創故曰未至也夫方出于矩員出于規規矩誰者出
乎出于方員也方員以起矣得五人焉曰屈原本米玉枚
乘淮南八公司馬長卿因矩爲方因規爲員方員亦盡
矣得一人曰子雲非擬而發非傍而秀天下之爲方員
者亦匪是出也得二人曰荀卿賈誼若夫沿波爲淪趨
風爲靡祖轍合冶者不可勝數也余命舩于茲凡十祀
矣緣方准員因情生文然詞賦非一時可就也故未能
多得蓋試自第之嘗爲七夕感逝諸篇矣陶臚謝陸旁

及江鮑是綺繪之遺也爲愁霖諸章矣品擬江海上延
枚揚是閎衍之系也爲重離騷九辯諸什矣獻吉云襲
其意而異其言是婉側之槩也爲撰志之咏矣非拾澤
畔非襲揚班其欲成一家言者乎然采撫見矣已矣無
庸吾才矣若夫抉蹊徑究閫奧八音諧會鳴非一律余
聊俟之矣

靖質居士文集

銑按居士集六卷賦居其半撰志重離騷重九辯悲
士不遇後悲士不遇擬招隱士感逝霖隄弔五月五
日七夕秋日北征貞婦傷天計十五首世罕傳其書
予故錄其目如右以配幾亭先生全書使邑中子弟
知潁川二難人各有集亦如陸氏之平原清河爾

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
蔥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
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飾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
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爲藻
飾于義則虛而無徵余旣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
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
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
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
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

左思三都賦序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
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

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
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多滛浮之病矣楚辭之
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
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
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
矣事形爲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
蓋繇于此矣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莊則與
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辭過美則與情相悖
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
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滛也

華虞文章流別論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于歐陽文忠

公而授經于王荊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
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銍每侍敘
詢常語以爲文爲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
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
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
極工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于塲屋然後曲盡
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爲景題
賦于人情物態爲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
體畧未備也國朝名輩猶繼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
至二宋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
歸于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于朝廷氣象其規模闕遠

深達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緻纖悉脩具發露天
地之藏造物殆無餘巧其蘊括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
集大成者亦繇神宗之世太平閒暇天下安靜之久故
文章與時高下蓋自唐天寶遠訖于天聖盛于景祐皇
祐湓于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礪口傳心授
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于斯矣豈易得哉豈一
人一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道學文淵源從來皆然
也世所謂箋題表啟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
詩賦盛則刀筆衰而其衰也亦然

王銍四六話序

鴈謂少游曰此見東坡言少游文章如美玉無瑕又琢
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少游曰某少時用意作賦習

賈已成誠如所諭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
婉邢和叔嘗曰子之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
上等來也廌曰人之文章濶達者失之太踈謹嚴者失
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鐘鼎
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劃篆文則後之鑄師
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

李廌濟南先生師友談記

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于賦甚勤而專

嘗記前人所作一二篇今不忘也

少游言小賦如人之元首而破題二句乃其眉惟貫氣
貌有以動人故先擇事之至精至當者先用之使觀之
便知妙用然後第二韵探原題意之所從來須便用議

論第三韵方立議論明其旨趣第四韵結斷其說以明
題意思全脩第五韵或引事或反說第七韵反說或要
終立義第八韵卒章尤要好意思爾

銑按獨不及第六韵必有脫落

少游言賦中工夫不厭子細先尋字以押官韵及先作
諸隔句凡押官韵須是穩熟劉亮使人讀之不覺牽強
如和人詩不似和人詩也

少游云賦中用事惟要處置才見題便類聚事實看緊
慢分布在八韵中如事多者便須精擇其可用者用之
可以不用者棄之不必惑于多愛留之徒爲累耳如事
少者須于合用者先占下別處要用不可那移

少游言賦中用事如天然全其屬對親確者固爲上如長短不等對屬不確者須則自用其語而裁剪之不可全移古語而有疵病也譬如以金爲器一則無縫而甚陋一則有縫而甚佳然則與其無縫而陋不若有縫而佳也有縫而佳且猶之貴無縫而佳則可知矣

少游言賦中用事直須主客分明當取一君二民之義借如六字句中兩字最緊卽須用四字爲客兩字爲主其爲客者必須協順賓從成就其主使于句中煥然明白不可使主客紛然也

少游言賦中作用與雜文不同雜文則事詞在人意氣變化若作賦則惟貴鍊句之功同難門巧門新借如一

事他人用之不過如此吾之所用雖與衆同其語之巧迥與衆別然後爲工也

少游言賦家句脉自與雜文不同雜文語句或長或短一在于人至于賦則一言一字必覈聲律凡所言語須當用意屈折劉磨須令協于格調然後用之不協律義理雖是無益也

少游言凡賦句全藉牽合而成其初兩事甚不相侔以言貫穿之便可爲吾所用此鍊句之工也

少游言今賦乃江左文章雕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國朝前輩多循唐格文冗事迂獨宋范滕鄭數公得名于世至于嘉祐之末治平之間賦格始脩廢二十餘年

而復用當時之風未易得也已

少游言賦之說雖工巧如此要之是何等文字廌曰觀少游之說作賦正如填樂曲爾少游曰誠然夫作曲雖文章卓越而不協于律其聲不和作賦何用好文章只以智巧飢餒爲偶儷而已若論與文非可同日語也朝廷用此格以取人而士欲合其格不可奈何爾並全上本朝以詞賦取士雖曰雕蟲篆刻而賦有極工者往往寓意深遠遣詞超詣其得人亦多矣自廢詩賦以後無復有高妙之作昔中書舍人孫何漢公著論曰唐有天下科試愈盛自武德正觀之後至正元元和已還名儒鉅賢比比而出有宗經立言如邱明馬遷者有傳道行

教如孟軻揚雄者有馳騁管晏上下班范者有交轅顏
謝詆訶徐庾者如陸宣公裴晉公皆負王佐之器而猶
以舉子事業飛騰聲稱韓退之柳子厚皇甫持正皆好
古者也尚尅意雕琢曲盡其妙持文衡者豈不知詩賦
不如策問之近古也蓋策問之目不過禮樂刑政兵戎
賦輿歲時災祥吏治得失可以脩擬可以曼衍故汗漫
而難校澳澁而少工詞多陳熟理無適莫惟詩賦之制
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破巨題期于百中壓強韻示有
餘地驅駕典故混然無迹引用經籍若已有之詠經近
之物則託興雅重命詞峻整述樸素之事則立言道麗
析理明白其或氣駸飛動而語無孟浪藻繪交錯而體

不卑弱頌國政則金石之奏間發歌物瑞則雲日之華
相照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卽其構思可以覘
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識春秋之富艷
洞詩人之麗則能從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賦家流也其
論作賦之工如此非過也

寓簡

王世貞曰騷賦之于詩文自是竹之于草木魚之于鳥
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屬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二
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序使
同聲者自尋修郅者難摘耳今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又曰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
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

惟恐一字未巧抽黃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回聲揣病惟
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罄矣而愈久妍矣而愈飾彼其
于情直外焉而已矣蓋兩漢之賦其辭工于楚騷東漢
之賦其辭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
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
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
作已用排體流至潘岳首尾絕排迨沈休文等出四聲
入病而排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
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文亡
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于古

以上論三國六朝賦

又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雕蟲道喪頽波橫

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
聲病以避時忌孰肯學古或卽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
爲宗亦不過少異于律爾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
句之聯以爲古賦者盛唐李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
差強人意但排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
燄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耳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
爲宗而超出排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于此至杜牧之
阿房宮賦古今膾炙但大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
毋亦惡排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吁先正有云文
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以上論
唐賦

又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排體曰文體後山謂歐公

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屬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
至于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抑幾箇韻耳而
于風之優游雅頌之形容比興之假托皆不兼之矣晦
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
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迭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
爲一代之文獨于楚人之賦有未數然者觀于此言則
宋賦可知矣

以上論
宋賦

銑按右九則從西陵王修玉歷朝賦楷中錄出

續歷代賦話卷十四

嘉善浦 銑柳愚輯

諸家緒論

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此竝廣寓極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叅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文心雕龍通變篇

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相如之

予二世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切要斷而能悲也揚雄予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隄

哀弔篇

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

謂讌篇

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乃其風力適也

風骨篇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皆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其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

汎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翻其反矣
情采篇

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
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情新相接不以爲病蓋崇友于耳
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
况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
鑒乃情苦芟繁也 銘裁篇

改韻從調所以飾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
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
善于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爲佳觀彼制韻
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跡百句不遷則唇吻

言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無咎
又詩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詞用之字出句外尋兮字
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矣而魏武亦好豈
不以無益文義耶至于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
於以者乃剗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常科據字
似間在用實切巧者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
一字之助矣外字難謬况章句與

章句篇

麗辭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爲易事對爲難反對爲優正
對爲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竝舉人驗者也
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也長卿上
林賦云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對之類也宋玉

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
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
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
白水此正對之類也凡偶辭胸臆言對所以爲易也徵
人之學事對所以爲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爲優也
並貴共心正對所以爲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是以
言對爲美貴在精巧事對所尤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
而優劣不均足驥在左驂鴛爲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
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踔而行也

麗辭篇

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
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蓄憤

以斥之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
志有二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
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
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
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宋
玉高唐云織條悲鳴聲似竿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苑
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
誼服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
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
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
南都云起鄭舞曳繭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

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至于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比興篇

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刀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

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

本賦作焦明

俱獲及揚雄甘泉

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于玉樹言峻極則顛墜于鬼

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

則飾尤未窮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懷屈原張衡羽

獵困元冥于朔野變彼洛神旣非罔兩惟此水怪亦非

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義

駸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燿焜煌

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

以成狀恣飾而得奇也于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

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煒燿春藻不能程其艷

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彫談歡則事與笑並論感則

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夸飾篇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服賦始用鵠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官箴頗酌于詩書劉歆遂初賦歷叙于紀傳漸漸綜採矣至于崔張班蔡遂摺撫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

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摛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歆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閒散是綴金翠于足脰靚粉黛于胸臆也凡用合舊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

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

事類篇

孝武之世相如誤篇及宣成二帝徵習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竝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率多瑱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復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與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真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竝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

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
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練字
篇

君子儼人必于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于黃虞向
秀之賦嵇生方罪于李斯與其失也寧僭無濫然高厚
之詩不類甚矣指瑕篇

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
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總術篇

銑按漢武帝詔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苟况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相如
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艷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

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桓
譚集靈諸賦偏淺無才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踈
劉邠趙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後進張華短
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
業深覃思盡銳于三都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于
西征景純艷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詩
亦飄飄而凌雲矣才略篇

陸賦巧而碎辭序志篇

陳思王武帝誅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
之遺是方父于蟲匹婦于考也顏氏家訓文章篇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鍾磬詩品

莊周之書有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又曰鵬搏扶搖九萬里而風斯在下蓋齊物之論也後世有本其說而賦之者如張茂先賦鷦鷯自譬甚小李太白賦大鵬自譬甚大皆適其性而已不出莊周齊物之論耳

學齋帖畢

螢火有二種有草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此草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蟲惟蟲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于蟹足能自運亦自憐于蛭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潁川此水螢也

丹鉛總錄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宋唐庚文錄

揚雄作甘泉賦旣成夢吐白鳳

唐類函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鶯亦閒野不俗後之人形
于賦詠者不少而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鮑明遠鶴
賦云鍾浮曠之藻思抱清迥之明心此乃奇語也杜牧
之晚晴賦云忽八九之紅茭如婦如女墮藥黥顏似見
放棄白鷺潛來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如慕悅其容
媚雖語近于纖艷然亦善比興者

庚溪詩話

嘗怪兩漢間所作騷文未嘗有新語直是句句規模屈
宋但換字不同耳

石林詩話

古人制作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爲德陽殿賦其
後王延壽效之爲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元爲景福
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爲消暑殿賦又如揚雄爲

蜀都賦其後班固擬之爲兩都賦張衡爲南都賦徐幹
爲齊都賦劉楨爲魯都賦劉邵爲趙都賦庾闡爲揚都
賦以至本朝周美成爲汴都賦轉轉規倣曹植庾闡皆
有閒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居以居止爲
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閒居賦而不知潘岳之
先已嘗有此作

野客叢書

陸友研北雜志言家有魯翁篆閒居賦筆力如鉏金屈
鐵

銑按魯翁王姓名壽卿祖擇之外孫工篆隸嘗召至
京使篆字說辭以與王氏學異以布衣終洛陽

宋時制科以詞賦試士凡用經釋音以首釋爲證用史

釋音以末釋爲證徐鳳少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
記孚尹二字以尹爲平聲乃用第二音有司謂其失粘
見葉紹翁聞見錄 居易錄

唐宋賦韻之法猶可以杜節抄剽盜之弊蓋題可擬而
韻不可必文之工拙猶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
抄謄一過而中式者矣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友揚雄作太元以準易法
言以準論語作賦箴皆有所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
林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近代歐公醉翁亭記
部驟類阿房賦 後山詩話亦云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東坡黃樓賦氣
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近于雄風則知有自來矣

珊瑚

孫昭祚習翰墨尤長歐陽詢行書法觀昭祚行書四色牡丹賦皆優游乎規矩之中非深契其旨詎能臻是耶
宣和書譜

文昌雜錄云余讀江南錄邱孟陽有賦名嘗夢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飲其傍几上有書一卷孟陽展讀謂曰斯乃吾所述賦稿何至茲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時吾得之矣孟陽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當奉還後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于衡州今世言焚故書必毀而後燔之益可信也
漁隱叢話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鷁鷁賦亦佳妙
樂城先生遺言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
後山居士詩話

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取
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他如梁元帝秋
水文波秋雲似羅唐羅昭諫蟋蟀賦美人在何夜影流
波與子佇立徘徊思多抑其次也 楊升庵文集

劉潛夫云四言尤難工三百篇在前故也予獨愛公孫
乘月賦月出皎兮君子之光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張平
子西京賦豈伊不虔思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
命不怡疇敢以愉其句法意味真可繼三百篇矣 全上

予閱廣文選中山汪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

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玉而題云微詠賦下書
宋玉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其踈謬如
此全上

山谷云凡作賦要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
放其步驟乃有古風老杜詠吳生畫云画手看前輩吳
生遠擅場蓋古人于能事不獨求跨時輩要須前輩中
擅場耳

容齋隨筆謂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竝無鄉里之說
而後人文字乃作鄉里事用愚攷之張衡南都賦云永
世克孝懷桑梓焉真人南巡觀舊里焉漢人之文必有
所據齊魯韓三家之詩不傳未可知其說也以後晉左

思魏都賦畢昴之所應唐虞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陸機思親賦悲桑梓之悠曠愧烝嘗之弗營謝靈運孝感賦戀邱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則又從南都賦之文而承用之矣

古人爲賦多假設之詞序述往事以爲點綴不必一一符同也子虛亡是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于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倚撫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旣言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

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意仲文為桓元侍中桓大司馬則元之父溫也此乃因

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有而長門賦所云陳

水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湊合成文

皇后復得幸者亦本無其事俳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

矣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陳皇后復幸之云元狩五年卒安得言孝武皇帝哉

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也

皮日休云毛詩鴛鴦在梁又蟠螭在東卽後人疊韻之

始余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

賦炫煥粲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薑芥上林賦之玢幽

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升庵

文集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

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元蔡邕元表張叔哀系此
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
系俗而埒靡元表雅而微素思元精練而和惠欲麗前
人而優游清典獨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
怨矣崔蔡冲虛溫敏雅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
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
用心焉

陸機遂志賦序

金史傳郝天挺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之賦
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裂緝綴或篇章句讀之不
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

詩文中有摘人姓名一字而言者如班固幽通賦巨滔

天而泯夏兮以王亥字巨君重醉行而自耦重乃重耳
亦有礙理然論語吾友張也舜典伯汝作秩宗蓋亦有
所本也 宋周密浩然齋雅談

銑按古人二名止用一字班固幽通賦發還師以成
命兮重醉行而自耦潘岳西征賦重戮帶以定襄宏
大順以霸世文公名止用一字本于賡土載書却非
剪裁古人名字之比

古賦之作自宋玉變離騷體而爲之倡比漢賈馬班揚
承襲而不變尚不失三百篇緒餘迨宋東坡諸公始變
其體以文爲賦而不拘聲韻如赤壁諸作雖詞意高妙
較諸古賦體裁則迥別矣 明慈溪周旋鹿
皮子文集序

馬端臨曰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
年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至紹聖元年復罷
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
蓋熙寧紹聖則專用經而廢賦元祐建炎則雖復賦而
未嘗不兼經

今之甲賦律詩皆屬偷析經語侮聖人之言

權德輿上
論貢士書